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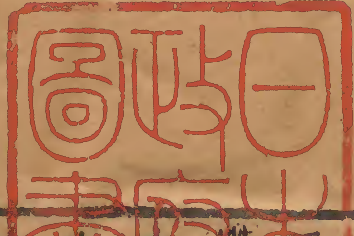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853 | |
| 冊數 | 16 | (1) | |
| 函號 | 277 | 39 | |



道光己酉新撰

四書味根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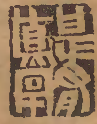
內附疑難典故
兼采名文精義



四書講義始此乎前此矣止此乎後此矣前
後此無慮千百種是淺淺者不徒以供覆醬瓿
乎顧自公車北旋家居無事時檢敝篋見平生
鑽研之本甲乙丹鉛琳瑯觸目不忍棄置也鱗
次命兒輩鈔存之遂已哀然成帙其中疏註多
本之王己山先生大全敘講多本之曹萬為先
生詳說析解多本之胡蓉芝先生撮言考典多
本之周理衷先生辨正外如任翼聖先生約旨
江慎修先生典林及鄉黨圖考張惕菴先生翼

註朱慎三先生論語管窺謝卧雲先生勸學錄
凡厥精言悉加攬撫亦藉以省繙閱之勞耳第
自道光乙未春始事迄丙申冬廼藏固緣賦性
迂拙而參合諸書甄別去取往往有闕筆凝思
遲之又久者蓋其慎也因取古賢味義根之意
名篇既以自勗兼不俾我後人迷云

上元後學金 澂秋潭謹識



大學
中庸

中庸
中庸是補經處最為吃緊如天之明命四字顯出明德根
曰其命惟新便極盡其效則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矣中庸所說皆大學助明德而致
子好合二節凡為天下國家四節却非新民內齊治平細條日細劃出來 曾子能言故大
學說行處較多子思欲悟故中庸說知處較多

大學
大學十傳固是釋經然有補經處最為吃緊如天之明命四字顯出明德根
中庸又是此數字註脚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惡惡其如好好色忠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恕格致便是辨此好惡之理誠正便是清此好惡之源治平便是
物此好惡之量 忠恕是統攝工夫慎獨是關隘去處即此四字曾子大有功於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書
存而論蓋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妄

存而論蓋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妄

大學
大學是補經處最為吃緊如天之明命四字顯出明德根
中庸又是此數字註脚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惡惡其如好好色忠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恕格致便是辨此好惡之理誠正便是清此好惡之源治平便是
物此好惡之量 忠恕是統攝工夫慎獨是關隘去處即此四字曾子大有功於學

大學

中庸

圖新焉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民日新而不已焉至習無不務而性無不復則又在新民矣
 學不希天無以為大人體用之極蓋明德以聖神為準而清和之偏不由新民以帝王為歸
 而勤願之維不道是有至善焉識未見其至善不可為義之精力未造乎至善不可為仁之
 所以其未之止也必也求至善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既至不遷而念存於茲釋於茲
 焉則聖功王道皆一以貫之不_言大學依章句以人言付小子看人大故學大若封焉焉
 又在止至善乎此大學之綱領也_{俗儒看雖小學亦大有云異學虛而無實俗學泛而無}
 用形出大學有實有用來亦可道字一說作當然之理一說指教人節為之方細玩修為
 之方即從當然之理生來下道字亦以其能循當然之法而因以得當然之道也誠會只一
 箇三在字正道所在處德則仁善禮智之理理具于心而分人心道心明德即道心也
 明之功一是一擴充一是一格致或謂格致以發明之端誠正信以發明之實但此處不可實指
 或以德必貶其原去其蔽吾明者德必充滿其原去其蔽吾明者映下更虛空唯聖人
 不能無人心故安而不恃其安雖凡人未嘗無道心故勉而益求其勉新對者明者皆則
 皆矣去其舊汚使舊者復明似似然有維新氣象民者對己之稱看下文家國天下統親疏
 遠近言明言明德又言新民若立必俱立成不獨成聖賢立心合下便如此此學所以為大
 新民實功有化之之義有度之之義季安遜則有則有五世之性而性者初我之一極也
 盡吾性矣而未盡盡人物之性則性之量有所虧當務別有五品之倫而倫者物我為一體
 出厚厚而矣而未能使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倫之分有所缺及始也厚其生德也正并
 至于道淳化治而其流為聖明文物者皆屬於有美盛之觀其若世運之重興矣斯所以化

之政焉以處之至于世變風移而其動乎天地吟嘯首肯歎然有光昌之象其亦由之自
 作矣至善明明中恰當處而無可易亦明新中造極處而莫可九流至善至中不中
 屬大人用下言不但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兼知行說一事要於好中事出於好
 橫豎說未到此便任不可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兼始終說總要此上文兩句看深一
 方台三翻重翻其明德也有大醇而無小疵使天地之心自我而立其新民也為大同
 不為小康使商下之道自我而行_{紉白三項雖曉而下何以被檢用三個首字起于止見}
 得明德不見新民便狹止見得明新不見止至善便卑

知止而後有定而有靜靜而後安而後慮慮而後得_{居後發同}止者所當止

之節善善所在也_{止字指理所在故易解}知則意有尚_{心之所之}動

{志無定向則此心東去西去不安}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動者一心身至善莫不走作也}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知則意有尚}知則意有尚{謂之心之所之}動

靜其心既靜則身以心裕順無不恬適無不適而後能安矣身既安將道由身出而即物說
理應事處又能用其處矣夫平時既知止臨事又能處以真知物見如欲思慮之功將
行以知力由是確見明德之至善可以體之躬行確見新民之至善可以措之事業處而後
能行也要其於知止此推至善所由止也蓋求善所止必由於知重知字上知止則下文
基之知止顧不重哉物格知至也誠現成說工夫在前層層漸進而後天之天命人
心之正真所以異於所以然而不容已決擇之情于人倫庶物之間真可以知其所當然而
不可以動搖也予止之當然者自以擇之善予止之本然者有以見之真知明德自常止之
地而體天下之至精知新民有精止之地而用極天下之至大 總知止下面目相因而
見五而足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中間每句要緊上知止求下趨能得者又向句增握
明新至善方不踏空自定章句以志言是存胸中有箇定理情言就一事言此則決定如此
彼則決定如彼就數事言此不可移之彼彼不可移之此是定也而皆原於知止一且知其
當然念慮不差一足知止所以然神明自主 定靜以志心分貼 靜非其止章句不字
可玩只緣自箇至善存心裏一動念就那至善上再不搖動在靜時固靜動時亦靜靜言
定且志一於至善內靜是心不搖於至善外以聖賢為必可學而予為必可法定也其不
於他處不移於功利這便已靜 靜後以心身分貼 身之所處不一其地心無所繫無入
而不自得矣蓋靜則心空而明於心之身自無勞迫而不安 處是詳究其所知者身知
止且預知事如此及事到來將此事理審度一番兩絕餘事有於至善便投身歸而
自有界限以能處其然而要其多由於暇後安自能處其原又自知止工夫熟而自至善

人常入處大不知慮小小白自用所習而安也而安則處大如小常入處險不知慮去失皆
身止所狎而安也而安則慮微知黃刀明鏡不能慮者發危亂之也惟先立于不亂則無
所動而志乃得操勞而事其思亦會本慮之也惟自志于無慮則知無所乘而中乃得從
容而究其所窮 定靜安皆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 得非偶合非能取心即至善
即心直與為一體因得字同喚說得精深尚是自個境界能得而後從知豈能得後
方是夫行。圖學此條乃極巨知止之妙有如此為下文格致起本若得止中節目自誠
處下逐項皆有工夫此處只再說知止以見格致之重耳

物有未事有始知所先後則近道明德為新為未知其為始能得終未始所

先求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意 首句對首節次句結次節先後二句合結。論旨和此能
得之先後去節已明明德新民之先後却未補出故此并
結之而下便從明德而觀之明德新民物也然明德在己為未新民在人為未此
于天下一路道推轉也非人所為乃物自有此本末也知止能得一也然知以開行之
端為始能以踐知之實為終此又非人所為乃事自有此終始也本始自所當先本終自
所當後但為學之際或混而亂甚且逆而倒之斯道愈求而愈遠身苟從事於明新知
得知時當先而先知所當後而後則由本及末自始至終其於大學之道庶幾近之矣

此節結首道之有身見入當知所從事也重知所先後句 以形體言曰物以作為言目
重其事即在物之中知得者即知得此明新耳以其皆有先後故對舉之 兩物也而

內外相對故曰本末一事也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因本及末是順言本字終由於始是逆惟重本字即正域以道觀物凡涉于形悅者皆以物稱故我物也民亦物也物無二理而人已列矣是以知物之有本而有末也以道觀事凡涉于力量皆以事稱故知之事也得之亦事也事無二機而深淺異矣首尾以知事之有終而有始也物歸諸德為本新民為末然誠意為正修之本齊家為治平之本則本末中又有本末也知此為始能得為終然定之終靜之外安之終慮之始則終始中又有終始也 二有字見物事中原自不容混之序已言先後也 此知字淺又在知止之前或曰獨善之明起出流俗或由淵溺之悟醒在崇朝一所幸兼無並善無逆施二高隱隨處而後用盡其妙則盡人性盡物性皆吾道中物也漸近故也先明而後誠智以知則仁以體易以誠皆吾道中事也亦漸近故也 道即大學之道而所以近者正以其用功知先後也此後尚有工夫非茫茫知與便近道勿因則矣 二字皆讀誠看 王漢以先後二字起下 兩節落下應曰入道而知先後者其古之人乎

百欲則德矣者道國德其國為齊其家若信其欲則其
蓋其欲其心者其誠其意其齊其致知在格物治其心
天下復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誠也 明德人所同得眾人不能明 要在上人去明之故有復字 心正身正而誠

實其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其心自慊而無自欺也 明德人所同得眾人不能明 要在上人去明之故有復字 心正身正而誠

之旨性發而為情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故情無不善但當繼之以明意便有善不善即不可不加夫誠 至推極也 夫子曰致之為格知猶識也推極致之知識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 至到也如行物體也 物體事一出自白人所從事言曰事上節物之兼明此物字亦只是忘心身家 窮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齊治平是新民條目格致誠正修是 窮山明德新民之別條始於下之中又有本末之中又有先後始之初又有始終之後又有終焉古之高

工而相所以繼天立極者雖不隘其學之量而實不淺其學之節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使之下誠其情之正各得其性之本不違求之天下也先治其國何也天下遠而國近遠由於近也欲治其國而使之誠然相愛而仁然相敬而讓不違求之國也先齊其家何也山國疏而

家親疏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而使之善者歡然而不自足家之惡者翻然而不自棄不違求之家也先修其身何也家人而身已人由於已也欲修其身而使之所具履職各符其官身之所接學弟各助其紀不違求之身也先正其心蓋身外而心內外由於內也欲正其心而使之靜焉而動焉而各正不違求之心也先誠其意何也慮者心之發發有

象而存無形也。欲誠其意，使意之好善無白欺，惡能自慊，不虛求之意也。先致其知，何也？知者行之本，知未見而行何之也？欲致其知，而使其眾理則全體無不明。幸萬物則大用無不徹，其功何在？亦在即事物之理，而窮盡其所當然之實，窮極其所以然之故而已。明新至善之詳。此節詳細領中之條目，以示人彙所先也。古之二字，實一節，天下皆豈無其序哉？有已，已皆有明德，即皆當明其明德至家國。曰齊曰治，不復以明明德一言看舉一以包其餘。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有分別處，有承接處，故曰欲白先若一直說下，則兩意不出。以天下與國言，近殊然有分土，無分民，國之規模已立，雖有變遷，為力自易。以國與家言，雖殊異，然若君及人之老幼，幼及人之幼，即有差違，豈起不難。以一身言，人已殊形，家為吾身首，家身為家人親近之身，故必形端而表乃其陳。六志一家之中，其為實不自首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吾修吾身，言必稱先生，動必稽古，則作事可述，而無自恣其偷趣之思，故其子弟之教，亦隨而成一家之中，其愛惡相攻者亦不一而足，愛之者將使人人有秉彜度義之意，吾修吾身，情欲之感無介儀容，晏安之私，不形動靜，則用情正大而無自開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削而平。至于視聽持行身也，所以能明能聽，能察能重者，心為之也。心無為而身自為，操功固在。于身，身無覺而心有覺，主令實出于心，欲脩先正所謂先立其人者，而小者不能專也。心兼動靜，止是方動時，若既動後未動前，皆是心故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然必誠其意，方可正心，否則動念已差，前此大公之體已失，後此順應之用必乖，心何由正？故湖其由有心，然後有意，而所發處依信心主之到意，盛時心亦隨以俱，故心能專意亦能專心。

也蓋正心是全體工夫誠意乃發用要緊工夫。知是心之靈覺而具知也聖人志氣清明不待致知而日生知衆人未免拘蔽所知只得大畧致知則其大畧漸推至於無所不知也孟子以不致見其良大學正以不恃其良為致知致知者為好好為惡惡為惡惡者為惡辨善辨惡出于知必見得確乃能果于行而意無滯移亦必知得明乃不迷所往而意無誤認不致知惡不誠固非即誠亦非知召忽荀息之殉難其公豈不實以緣說理不直其奉君許君時已誤可見致知為意未發前工夫誠意無極深研幾之學至而祇任其意之所如非不欲誠也而消然莫辨究且人于俯仰而無憑本無善幾幾變之學至而一任其意之所如非不果誠也而愚而罔用究且加之惡名而不辭。朱子誠意是善惡因致知是學問關透過此二關後面工夫一節更輕一節。知尚虛空正之干物則已實知非恍惚考之于物而已確看朱子誠格物條款許多大要以事之詳畧言格了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格了一層又一層有循序意一物必格到十分盡處不得躐過此物而遽求他物有求至意物物必格到十分盡處不敢專守此一物而輕置物物固勉雖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初皆不能格物者固誠遠不貫不測天地亦一物也反身皆修有物有則吾身亦一物也這物字即指當于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之間近日讀家別求名物象數之學未免踴躍實。六節欲字先字謂欲知此必先知彼是言工夫大節若致知與格物只一事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才明此便曉彼故聖先言在也。固勉此節言序之不可亂下節是序之所以不可亂。

物格而后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而家齊而國治

國治天下平治去聲。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既盡則意得。意得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德之事也。蒙以下新民

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物格即格此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知止即知此

則有得止之序也。意誠心正身修得明德止至善之次第也。蒙以下新民之事也。意誠以下

者之居處於後耳。物理之極無不到而后因理會心知可得而至也。吾心所知無不盡而

后以謙導方者可得而誠也。意誠而后由動及靜。心可得而正心既正而后由內及外。身

可得而修身修矣而后由己及人家不可得而齊。齊矣而后由親及疏。國不可得而治

乎。至國治而后山近及遠。天下可得而平矣。惟此節是釋解以明所後也。句句要扼而后

成功此略。後是以用力彼稍居其先也。字形出古人必先來數而后與知止節不

同。知止節一氣。下線知止自然到得止。此節而后却逐箇各有工夫。明大憲節節氣是

釋古人先之後之之故。猶云古人之為學如彼。因學之為序如此也。物格與格物不同。格

物方逐一去理會物格則理之極處已無不明。知至與致知不同。致知理在物而推吾之知

以知之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上節就用工語。言物上窮得一分即於吾

心知得一分無分時候。故獨言在此節就成功時。則物格是隨事體會知至是全體貫徹

境候。數有區分。故用而旨字。知至以下章句可用得二之字。必如此方得非謂知至後

不必加誠意之功。意誠後不必加正心之功。也。德之獨第一后字無功夫以格即致功夫。故

註不善。善發后皆有功夫在內。勸勉雖知至而意或不誠。有之。未有知至至而意誠能

誠者也。意誠而心或未正者有之。未有意未誠而心誠能正者也有。數句一劍看。上節言

先此節言后。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方可做下一層。所謂序不可亂。有上一層又須做下

一層。所謂功不可缺。勿分上節工夫。此節致驗。

自亨以美厥大章。舊修身為道。實是也。借以刀切物。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

也。蒙以下則舉此而錯之。此字指修身。李氏雲曰。錯字亦不可就。然輕看。蓋家言。誰然

詳矣。而有要焉。自天子以至庶人。各有天下國家之責。莫不從事於大人之學。則一切皆

以修身為本。何也。大人有身。身親身之所仰而取法則化導之。机有所由。周也。大人有身。又

衆身之所環而待。則處置之方。有所從出也。聖君所以修身者。錯之家國天下而教之。皆

有以修身身即齊治平也。豈非修身為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哉。天子會此不能修身

以脩身為本修身則宜補於致誠正為字下宜補齊也字宜補未字之義與身務不同本立而道生也身萬化皆生於此意歸農川舍身則無所謂天下國家而舍天下國家則亦安所置其身乎不亦天子之所以平天下于匹夫之事守無增焉庶人之所以齊家于天下之事守無減焉萬曰言約而言之任身以內者為正為誠為致格皆所以修其身即皆所以明其明德則知誠本者固其精也廣而言之任身以外者為齊為治為平天下皆從修身而推即皆從明德而推則知立本者又其大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末有也本謂身也按上文本字亦未謂天下國家所

厚謂家也兩通字厚字不同上所厚指家薄則不齊危下所薄指國與天下厚即治平意此

兩節經上文兩節之意上節正統修身為本則本不可不務矣苟身焉不修而其本亂則也末字治何如蓋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不能養其親長其長而先荒矣乃謂所薄如

國與天下者豈能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而其所養者反厚有乎未有故末之不治如此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謂身其可不修耶修身為本即明德為本也本亂而未亂此反言以此知本而道不遠也

此知本而道不遠也量而無窮焉學之機而有要此之謂大學之道凡修身為本之意重立本亂而未治何下更即家與國天下伸言之能見本之必不可亂

固天子無間處以其本同則其末同

本水既夫其斷而區薄向如其分者末之有也故曰修身為本也。程意本末有先後而如發之先後田之下雨節入先生此序學知所先後惟出本末意亦隱寓其中未雨即將承其意歸出耳

有經一畫孔子之意厚薄凡二百 **其尊尊卑之意**凡一千五百 **凡傳文雜引經傳**

有經一畫孔子之意厚薄凡二百 **其尊尊卑之意**凡一千五百 **凡傳文雜引經傳**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康誥皇旨此章莊引古訓而統結之勸學經連引三章言不止是由王上溯之亦善於康誥得明應之善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於帝典雖自明德之量未句總歸重一自字是

之功有云文王存未見之德而後德於昭顯本德與之顯乎而德于光明說得親切

大甲商書

大甲商書

大甲商書

前說與

意較天之前命之所與我而德者皆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常自在

志不分斯天理當以大人之學王天下者莫如湯大甲以臣相君以係法祖有曰我之

昭所以無時不明也皆天所以與我其命也人乃與之而勿觀惟完王靜時提振勸

時其心願此天之明也試觀其辭曰踐不有以立自自我得天言曰明德自天與我言曰明

明而之也雖遠中於民不有以致明命之大用也命命須當存得此心領見得本性發出底

都是簡天理意大心之所切自亦謂之曰之所注形亦藝之可見非命也不可見非命也

屬顯于命心有與命俱微者其有形非命也無形非顯也顯命于顯命有與顯俱彰者其顯

顯與天命之在人本身至微也微則從而著之命不可睹而能睹于微觀之中命不可聞而

能聞于無聞之始顯微無冥之全體不降降于帝廷而降降于昧昧之出入矣人之視云云

若至遠也揚則引而近之命不離物而穿物者不遠于物命不離事而應事者不遠于事亦

隨亦保之精誠其昭格于聖教如昭格于昊天之日矣

德之虛足以具承理德之靈足以應萬事本峻大者也人而或不免於狹小之界惟德以生

知者知之無不至以安行有行之無不盡是以乃武以明以禮至言以分是言由土而帝

乃文而德之大乃聖乃神而德之化其克明何如也是是統由由統包包長明致明以致其

休文思以宏其美其謙以養其德德本峻而加明焉其德力高遠之也親時以肆其神平

章以表其致揚知以會其德德以明而愈彰焉非徒從進而增之也誠百士德之至高者彌

高則益不見其高而克明其高之三焉帝之所以君四海德之至大者彌大而益不見其大

大而克明其大之至焉帝之所以開百王帝之神後聖其難難百倍于後聖帝之視凡人其

暢曠又百倍于凡人已已德非加峻有帝之明而乃見其峻德不自峻有帝之明而益見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其峻

公孤師保交於內方伯連帥交於外者也但見懷保小民則仁之於其順應鮮矣則仁之於其遊止於仁也天王明聖則敬之矢於臣心有二服事則敬之昭於節止於敬也至寢門而問安者孝之生事以禮也宗公而罔懈者孝之存亡如存則止於孝矣帝祖延於孫子是以爾慈之獻趾化及子姓是以德遠之則止於慈矣若夫與吾國之人交則疏附先後之不或孰非以其誠也與鄰國之人交則廣樹崇德之承携不見其心也是以在商之國之人咸懷心而樂德在周之國之人咸同心而回德不又其止於信乎欲得止者不可不儀型文王前兩節未正言其宗恐人錯認故引文王立備規模節內明新其說但泛說為妙也

運其仁者在主心雖獨任其勞而宜其仁者在百職仍獨享其逸也胡淵子朝修之于貢修之侯度之所在罔取不惰于崇伐之于密伐之天威之所在罔敢不張豈國祚難暴主及其類英主之所為以文王之請而除非法之刑則猶能聽諫也以文王之聖而有弓矢之賜則猶能賞賚也文王惟敬事之而不敢忘天王明聖之意焉爾微也況古公相後世之聖而三分有二文以孝成其父之孝武王聖世子之德而一飯再飲又以孝為其子之至因罔懈小心翼翼事上帝其所以為昌後之基者是有以厲其子子天而初之命慎保小民不侮餘寡其所以為創聖之統者是有以警其子于民而篤之祐

詩云瞻淇澳於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備言有斐君子終不可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如琢如磨者言備也言有斐君子終不可奪也

公九一有五德嚴儆於國人作排成以自警而宣之初進亦武公悔過之辭則其有文章而能聚斂戒以禮自防可知

詩云瞻淇澳於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備言有斐君子終不可奪也

歐陽修物性賦來因上文未明說盛德至善故卒指其寔而歎美之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上有裴是和順精神英華發外從厥後想見如此此句包得全節切瑳琢磨以精密分眼透關極道以內外分眼未有聖重言以致所歎意終是詩人自言故身不可誼者君子自令人不可誼也學以斯理言骨節有極理可尋其始也以無厚大有間利用切是柔克也確以鑄錫以柔克來之義君子為學從欲中分箇天理出來似切又恐欲之微附仔細研析似確脩以去私言王石滙堅難破須以力勝之利用是剛克也磨以沙石亦剛以制剛之義君子自脩有察克治將此物果攻破則琢又恐欲去而理未甚晶瑩再加磨厲似磨兩句總是誦貴而益賤貴而益賤意亦未學之先理更欲並域而居所貴乎力以判之也乃義難離判而幾微疑似之間愈以分明而不容自誤由是反覆審端以要于敬至則植荷盡而精見矣未修之先物與欲展轉相附所貴乎力而去之也乃瑕疵既去而往來交戰之地或以刻厲而得其天机由是而從容砥淬以發其光輝則天全而美見矣瑟曰嚴密則物欲自消其境向之心剛曰武毅則物欲自奪其指撥之氣便是心怡懽悅景夜洵懷從瑟惘惘想而瑟備即在物性上見物性則物欲不能入是嚴密也物性則物欲不能屈是武毅也威曰可畏是衣冠正而瞻視專震曰可象所謂動容周旋中禮所以赫喧則威非徒重嚴猛儀非徒事容矜可知故威儀從赫喧想出而赫喧亦在威儀上長旅儀則神采曰章是章若也威儀則光輝普照是盛大也兩段俱是至善好驗而不可混入工夫亦不可竟作效驗唯德至善焉懼善心有一時之味則乘味而投者不可知也惟德焉懼善乃有一時之法則乘法而攻者不可得也至明以學字獨不見而德字行物性之儀

即此雨心無時不加收斂而愈欲則愈形正前作泰而百體從也身無時不加收斂而曰檢則曰泰合則合室而四圍正也時泰者根之深意者道之大成德之義如是則剛則剛以天之所賦言為明德以身之所盡言為成德以理之所極言為至善單說盛德猶是大槪必列至善然後為明德之得其所止民之不能忘乃其同然自不能忘也此節不忘是佩其德在乘義上說下節不忘方是履其思在利澤上說論德而至于止至善則人與天一而天與我一也吾見帝賦之神固百姓之所日用而乘餘好德之良繫于民衷而不可解者天下欲忘君子而不能忘君子之至善夫固會天命人心于一矣谷訂正節仁敬孝慈信宜貼切文王神洪漢離贊武公而德詩漸推則極處宋子以為非聖人不能不必泥定武公
附考策竹毛傳以為二物爾雅云策上芻竹屬是也或以為一物謂策葉似竹故名策
作但策字詩水作綠指竹之色言請說物類俱可不必

詩於戲前不忘君子賢賢而親親小人樂樂而利其此後世不忘也
於戲音馬呼
詩周頌烈文之篇此祭宗廟而獻助祭新侯之樂歌
於戲前請文武也君子謂其夢發後至小人謂後長也此言前王所以新長者止於至善能矣不後世無一物不得其
實是君子得新樂利是
小人所以既後世而人思夢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
得新樂利是

勸民之止至善又知之何詩云於戲前王不獨四方則之百姓刑之而後人且不忘之也
夫則王法矣後之人何以不忘哉蓋前王之嘉言懿行有師道焉其聲也後賢之王則
不惑不惑而實其利樂業統有父道焉其親也子孫孫則卜世卜年而觀其親風清
俗美而樂由於教化後之民則望善遠罪而樂其樂業耕田利益由於養育後之民則不
憚不察而利其利誠謂魯之尊尊親親衛之明德前朝就非其賢也成王其命而領本支
百世宜王中興而歌天子萬年孰非親其親也也後之正德即子孫猶能違有威非樂其
樂也井田之厚生至春秋而時時未開孰非利其利也其貽君子小人於無窮如此此以沒
世不忘也不知健之所遺也此言新民止至善用之所以行也按詩不曰不忘前王而曰前
止至善有善請勉之詠詩王不忘分明前王本有不忘者也便含有新民之至善在故
節內不言新民工夫四其字指前王下賢親樂利是前王所詔上賢親樂利是後人使前王
之澤一何指舊君成意該得體言該行親有制業垂統該得建國分封詔後賢親樂利是前王
後王就治統言 樂在太平之化就風俗上具利在衣食之資取制產上具陳矣土先王所
垂之典箴所官周禮皆後之君子所承而明也先王所留之風俗甘美禮遊皆後之小
保而守也此非後之君子能也蓋所以及之者周矣先王所留之風俗甘美禮遊皆後之小
人所贖而詠也先王所受之思臣民皆後之小人所取而材也此非後之小人能也
蓋所以善之者精矣 徐元師師進立則心法開于聖之傳之道立則至其衍萬年之業
之所及則致民悅于無疆之所周則忘帝力于何有 朱句此以字緊承四其子說下汲
世不患指成康直至百乎以後 勸勉 孔注以賢為賢人親為親族感化人云迄今吉

上盡于黃髮 禮非其賢而里避德秉周官謂德壽千歲湯親幾非其親而朝堂尚先同姓
迄于若華之想深矣樂籍并其樂而父老猶能言邪雖德運之占多矣利雖非其利而作國
猶能言并願

有德三壽比於壽

此章內自引洪興詩以
下舊本要在訓意字下

此章釋本末而先後在其中本末所該甚廣猶言必有舉一以例其餘也一使字
知本末全在使字上見。在國聖記論是無本的新民使無本是有本的新民其
所以使字連即明德也。使字與臨字對看以無臨與臨字對看使明。

子自聽焉人心也便無章籍者得善辭又其志請知者猶不異於
人也情也引孝子之言而舉人能便無身之人不致善虛誕之辭義之明德既明
自然有以養服民之心志故於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知本末即
知本之為先即德之所謂本末嘗得之孔子論德於矣子曰德民之說明以宗之所以失之
未之竟後矣。吾未嘗不納人也然此徒求之民也必也。不徒求之民而使無恥斯不為德
未而美流乎。子言如此大無說也何以使之乃謂哉大抵說起于無情之際焉是其所以用
上由其志之先敢也至聖人有所以使之無說則不必民之短於才而不能盡其辭也亦不

係民之劫於法而不可盡其辭也。一若即令之盡而自有所不得者。是不徒摩面而已。推心大有以畏服民之主。總其神明之地。以為其誠而民為愧。已甚也。瘠瘵之間。以為君諒而民爭悔。信太晚也。豈非在我之明德。既明有以使之誠。然則聽訟者新民之一端。使無訟者明德之全體也。觀天子此言。而明德為本。則在所當先。新民為末。則在所當後。自可知矣。矣。○注。此句輕重只引起使無訟來。使。暗合我之明德既明在內。情對偽言。有字作人。有無情句是追前語。蓋訟起于辭。辭出於無情。至不得善。已化為有情。善字作字。字解不是。只說八九分不十分。盡也。大字作人。解最明。我畏天命。斯下畏天理。我畏民。民有斯下畏良心。這一點天理良心。發自離在民。而引道是在上。謂泉以戒懼。惴惴而後之。畏而即以此之戒懼。物乘起而觸民之畏。以呈痛。痛為我志。而即以此之屋痛。痛微然而慄民之志。觸尺科草。不立于朝。而立于室。天地鬼神不著于我。而著于心。夫民也。自當併彼。彼也。有心亦正也。而何敢以掩著之。痛辱。明世筋脈之見。有知皆可致也。有物皆可格也。更何敢以顯家。氣。操聖王幽獨之神。勤學。無情者。一有便是。民志大畏了。下句乃推原其所以大畏者。本于上之明明德耳。故不曰民志大畏。而曰大畏。民志正。使人于所以本畏處。謂前出個本來。此傳者引而不發之妙。是說書。德行。文。不。言于大畏上。關人明德。知字沒看。不重。本字。臣。民。新。訟者。新民之一。使無訟者。明德之一。此自為本末者也。乘而言之者。也由無訟而思新民。其為新民者。不一。由使無訟而思明德。其為明德者。不一。此畏末而其本者。也。專而論之。皆也。兼言之。而不在。專言之。而不在。即此所謂可以知本矣。勸。此謂句。是說。字。格。知。本。非以聖言為知本也。註。善。甚。明。知。本。本。字。格。無。訟。說。不。得。即。一。端。而。本。

但推之。意。事。為。物。而。本。亦。湯。力。是。此。謂。之。旨。

有德此有人。王若水曰。傳曰。齊末末不及終。○此言黃本誤。

此謂本也。○此句之上別有。此謂本也。文。此。特。其。結。語。耳。

有德之謂教。○此言黃本通下。實。在。經。文。之。下。

格致。○格致是離小虛第一件。工夫。此處。格。致。則。下。誠。正。格。致。格。致。平。俱。無。從。著。力。故。朱。子。補。之。所。謂。句。提。起。言。欲。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義。入。心。六。句。推。格。致。之。由。是。以。五。句。言。格。致。之。功。至。於。向。句。言。格。致。之。效。末。二。句。格。致。與。所。謂。句。施。

聞賢取法。○此言黃本通下。實。在。經。文。之。下。

美心之實。○此言黃本通下。實。在。經。文。之。下。

窮格之知。○此言黃本通下。實。在。經。文。之。下。

聖人教之始。○此言黃本通下。實。在。經。文。之。下。

十七

皇朝利金

證其私。或考之事為之若或察之念慮之偽或稽之文字之中或索之無說論。其用力

之久而一旦驟然通焉。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則聚物之毒精細。表外之貌極

精表裏之細微粗表裏之淺顯。歸則塞自去而裏自出而無不到。無不到惡之全體有

精然理之中又有禮精之中又有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此字頂吾心無不明。

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字頂吾心無不明。

誠意真首。此見得大學致知之後必先誠意何以誠。只在慎獨。蓋獨又意之。是不定分途

而加陽三節引曾子於獨之極深明其當慎未節指非慎獨而有其驗。誠意動當王致知

之後誠意未知而不誠謂之愚既知而不誠謂之欺。

慎誠意真首最如惡焉。如好好色。謂誠意之必慎其獨也。此語

意者慎之意也。自備包誠意正心脩身而誠意居其始。毋暴其辭。毋暴其意。此語

之意也。而之所警者善也。誠無作善作德之。誠也。是也。不快止是勉強。

而已。獨知之也。此之所發處為。言自慎。知為善以善惡。此語

止善。其意則如惡焉。好而如好好色。其意則如好好色。此語

日使其。日以世承說下。不可徒首以而外而為人。此

其意則如好好色。其意則如好好色。此語

非則謂乃海中有。此語

好善之本心也。已知惡之當止而勿自欺也。此語

好善則求必得之。如好好色。意則用其力若此。此語

必於一公之動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處。其意則如好好色。此語

其可怨乎。故是則戒欺者誠意之全而慎獨又戒欺之要也。此語

自誠是誠。全誠是誠。此語

四句言用功當如此。末一句言用功正在此。此語

自誠是誠。全誠是誠。此語

四句言用功當如此。末一句言用功正在此。此語

自誠是誠。全誠是誠。此語

日用一惟無意無怒之心以勝之不能絕憂慮其憂慮之所而後五官之靈明一惟不憂
不懼之心以勝之謂誠也當其可怒行吾心之義當其可懼行吾心之禮當其可好行
吾心之仁當其可惡行吾心之智自無不得其正分配極確稽實不曰不正而曰不得其
正一其字可見此心分明有個至正在因不發而失其本來耳○忿怒之氣隨念之留戀好
憂傷也懼樂思陰也憂傷之期來思慮之日至惡事之將至懼事之取隨憂慮伏於心者言
恐懼因事而恐懼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思有不在此心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前

君子必察乎此此字指心有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是以君子以下連

說在這裏早已心在於忿懼憂懼好樂憂而不為者有是心不在也天心者身之主故

通下節言之視雖以目而所以視者心也心不在則雖視而不見色中之義理其目視

如不視矣誠難以其耳而所以聽者心也心不在則雖聽而不聞聲中之義理甚且聽如不聽

矣食雖以口而所以食者心也心不在則雖食而不知味中之義理甚且食如不食矣心不
在則雖以檢其身句承上節作引起不在言心在於忿懼等而不在虛靈之舍也一身之中
其身如此所具所發莫不聽命于心心既不正則身向所管處視不見非目之昏定心
之昏不聞不知亦然許子過正者無在者也無在則無不在虛能隨是之用不正者有在者
也何有則有不在是能竭虛之用黃陶齋心既虛其心以交物則物將居之而物豈可以師

物心既曠其職以從形則形將使之而形豈可以君形約良心統性情兼察感動于情紛于
感即心以有所發而顯心味于性居于寂則心以無所主而亦亡有所繫而亡倚于此不復
應于彼而其害身之無所主而亡坐而動必至動而後而其害身亦受之須知此只指
一時一事而言則此未必然後此不復爾其在時則不能辨耳色聞黃陶齋謂視聽惟明
賢尚充耳是問曉德惟曉說口不知邊開義理悅心

此謂身在其心心之不正深如此身之不修又如此觀心不正則身不修此後明指

全在一此字言觀此則不正不心止不能不由身起而身為心之主可以雖然也身心
無二相正俯無兩助後經曰先而此直曰在正心工夫原兼體用此承上用說須從動察
並攝入靜存在內其義方完

有獲于意是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意誠則真無惡而善莫所以

能存是心以檢其身誠意而後然欲知誠意而不能察此心之存則又無以直

內而脩身也誠意又不自此以下並以養身為正

齊家章旨此明身家相關之理言節詳身之不脩矣節訂身之不脩而家所以不齊已在內
欲未用反結出來○上章念慮等是身事此章親愛等則於人即為處家

之所以教家者不可也。而能教一國之人，決無此理。二句反言，輕看只引起下句。故字頂上正說出字作外字解，謂不外家而所以教國，德操皆自家真做成也。未說到民從教上，恐碍下與仁與讓意。孝弟慈便是教家之目。合訂三君子指理不指人，猶言此家孝弟慈之理，即在國事君事長使眾之理。孝弟慈不粘君子事君事長使眾，不粘國人君子有在家在國時，國人亦有在家在國時。此理人人各足，處處相通，故稱之輔。應但此處尚未說到感應上，特揮言一箇道理如此。至一家仁節乃言教成于國之教，應要在三，所以字坐位是又看自得活自顯盡一切勳勳。長庚嘆，或解作官長使眾如云，特眾非役使也。

庸言如保赤心誠恐雖中不遠未有曩子而厚者也。中法此引書出釋之。

又明教本指孝不假強為其真端而推廣之。謂人往往不能推者，得毋以孝弟慈有假於強為耶。康語曰：保民如保赤子，可見使眾之道，當由其慈幼者推之，而况慈幼之心，又非外強強為而難推也。慈慈之為道，見端於保赤者，赤子有欲不能自為母者，惟其中心愛之，是以根吾心之誠切以求之，而自無不中，雖有不中，亦相去不遠矣。夫既本於誠山於心，則其知為良知而非有待於慮，其能為良能而非有待於學，未有假於強為也。此直道到理一源頭，乃上節所以字真命脈而從緣者也。則孝弟之不假強為，亦可知矣。謂勸學篇慈之道理，此孝弟略細上節慈字是說君子教家與父母之養子乃就人家中舉一瑣細事，指出誠之端，俟來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也。雖只言保赤，赤子有不言之處，使民亦有難白之情，係亦出於自然。

於家能強於國，傳意知風雷未動，心到誠言誠對德，皇求之字，兼好難好赤子之有師矣。便是誠子與誠意之誠，不同。所謂補助以天也。國風則君子也。赤子不得而知也。為之母者亦不得而知也。天也。惟天之命而有理，理之性而所以為孝之理為慈之理，取諸中而足也。而所以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弟則弟不假物而具也。雖不中不遠，正言心中未有句節，在心誠求上看出蓋保赤之慈，因心而出，率性而行，非有所忍而不學，亦非有所善而不學，自不消學，不須勉到孝弟，自不待學也。

家一國仁，家讓一國讓，人食一國作，其穰如此，謂言高事一人，國也。據此一言用人君之機發動所由也。信發也。此言發於國之致也。謂推孝以教家，言無其教乎如孝弟慈之語，然相如者為仁，君子修身以仁，使一家與仁而一國莫不興起於仁，孝弟慈之狀，然相如者為義，君子修身以義，使一家與義而一國莫不興起於義，豈非不出家而成教哉。向使一人不仁不讓，而食食家，則一家早已效之一國有不作亂，豈非有治亂亂行亂，然如此，此謂一言之失，其幾尚足以備事而一人之正其機不可。以守國乎。故治國也。此言家而國自化，以教言之，仁即孝弟慈之語，然處處即孝弟慈之有，其幾於家也。使然處處須不君子修身教家求，蓋仁讓之心，家人固有之，功國人固有之，效化行於家，便行於國。食食是仁讓之反，不必分則一人食食一家效尤可知。作亂亦自原意不仁讓一甚也。六句要見觀感之速，影射之方，與取字相關，其机句雖承上

皇朝經世文編

說內含近而不傳而不爽三意。曰仁讓根於性，貪戾出於情。只箇机本藏於胸中，但不
隱不動一撥便動。味章句所由二字，机動於彼，全在我而毛也。未發之先，有意而机導之
仁則俱仁，讓則俱讓。亂則俱亂，我欲如此而即如此，將發之時，有勢而机迫之，仁必俱仁，讓
必俱讓，亂必俱亂。我即欲不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此謂此字雙承上文，信事句詐作亂意。
轉定國句，証仁讓意重，以此節就教成說也。勿平對朝大憲一人定國，謂定必在一入，非謂
一人便可坐危前非易詞。應須須知一面說效，一面便逼機向裏，跌起下節，以見藏身不
可不犯。

妻舞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舞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其所好，民不從是，若
子有也。唐求諸人無也，而唐諸人所藏，身不知而能喻，讀者亦有也。

臣此受承文一人定國言。上節特提出一機字，操機而運，能在此求，誰以故，希之以一
簡藏身之知求。有善自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善自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
人所請也。不知是則令食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一人定國知之，何莫舞躬行
從之而為仁，吉士居財不孝不弟，不忠而帥天下，以暴民亦從之，而為桀，故曰桀亦非不

公民之仁而民卒莫應，若何也。妻舞不所好以為令，桀舞反所好以為令，也是故治國君子
固欲求國之孝弟慈矣，而不盡求也。必使一一有諸已而後禮陶樂淑，求國人之孝弟慈亦
欲非國人之不孝不弟不慈矣，而不徒非也。必使一一無諸已而後刑法政令，非國人之不
孝弟慈，惟已以及人所請也。固君子所以藏乎身者，也不然，吾身未能有善而無惡，而欲
令人為善，強則見藏乎身者，不知已不能喻道矣。而能喻諸國乎。上節言履歷之將
令人為善，強則見藏乎身者，不知已不能喻道矣。而能喻諸國乎。上節言履歷之將
令人為善，強則見藏乎身者，不知已不能喻道矣。而能喻諸國乎。上節言履歷之將

此方明揚身字為通體點睛，又指出恕字以見此更無求非之具，方是不出來而成，豈是
地。帥他將即以身為主宰之倡，仁字總承孝弟慈，仁字言從不但與直與為一意，暴與仁
反。照章句承一人定國則妻舞句，而桀舞句，作一反一正看。其所令反其所好，兩其
字，即指桀對文勢更順。求與非正應，合字有與無正應好字，蓋尋常人有時已無諸已，又
何必求人非人。若治國君子勸人善，禁人惡，勢不可已，但須從求非轉出，有無方跌得下，藏
身之知起。藏身猶言身此恕字以治己之心治人言，重推己上與他處不同。勸學其
知人喻之人，莫得而見之，故不曰所令恕，而曰所藏恕。喻諸人入乎與上求人非人，俱指
國人而言，既初猶覺夫已有已無，而微動于求人非人之念，則身已居于恕矣。結語言夫已
未嘗有未嘗無，而惟忘乎求人非人之心，則身遂藏于恕矣。彼民也，堅執已善見君子之恕，
然後喻己之未嘗有善也，彼民也，堅執已惡見君子之恕，然後喻己之未嘗無善也。剛大士
對身為人出身為令而隱身者，為心所起之意，與心所藏之理，故藏身身有所藏乎身者

則殊途之道也而聚於此又聚於彼則一發之道也蓋其公道正所以為言平天下
為合眾其私道正所以為公聚矩之道盡而彼我之願不偏上下之分各得其宜在聚矩重
未句上老老三項即上章老弟慈此只借來引起入心之矩以見必聚之而後天下可平
老老長長孤孤宜補教家三民字指國人三聖字見人心之同然三而字須會宜句處於影
響意是以一之象本上之巨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聚矩之道莫作扶語君子以位言
君子當有此道非謂君子已有其道也孝弟慈是矩因其有孝弟慈之心而使之各得其宜
知其間許多經畫處處便是聚矩之道道字在政事上說謂此句須從感化剛柔處置上說
世慮君子因國人興起之心而得天下興起之心即以培植國人之道而為指五天下之道
既有以勸其天良而又給求養欲使之各當其宜既有以開明其至性而又度務務力傳之
各得其所依之為準則而不違則有矩本之為道是而不失則有聚矩則天下大匠持一矩
以衡萬矩天下無過形大君持一心以度萬心天下無違情則聚矩則句事在道字知無
不同聚而為道正多不同

所聚於上毋以侵下所聚於下毋以事所聚於前毋以後所聚於後毋以從前所聚於
毋以聚於所聚於毋以聚於此謂矩之道矩者法也此聚解支矩矩之義
如不欲去無禮義則必以此度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攝禮儀之不欲下之不聚於我

則必以此度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若無不為上所惡不任抗
矩者法也則必以此度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若無不為上所惡不任抗
與人有見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前後左右長矩廣積彼此如一而無不為上所惡不任抗
彼同有是心而興起者各身有一夫之不獲與上帝不可使所聚有初心口一知而所及
者勢之便可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彼同有是心至此豈內之肯肯此而惟之矩

之義何如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於己則不
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如在上之使民為或使惡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我
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我者或我所惡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禮之
前後左右亦復如是是所聚者君之矩也毋以云看君聚者之矩也聚其矩於上下前後左
右而無不方此毋以中為非取平也此矩將聚布二三千時地分均見心須知此均者方
之是而各有其事哉此之謂聚矩之道正終身得聚自天下君處心制事不可不如此周
詳盡善也聚非原兼好惡獨言聚者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是則不堪而
易覺然能聚所惡則所好可知故下節所聚好惡舉上下之謂勿作君臣草句無禮不
忠指言勿泥下視下視上日事後視前日從前視後日先左右平等相視日三公所
惡是矩六毋以聚矩矩上之於下其書於後其禮足以執事故嘗以所聚使下下

之於上或因地隔而生不恭或因形險而作不順前之於後或顯在不順之事以阻我或預
設不遜之謀以誘我後之於前或有相隨之善秀或乘不及覺以為非我瞻視所及又有相衛
之義乃或忽生易心以為非我防制所周左右之情易親疏不必相惡地不必相越情又易
或致劫或相形見忌地近或相伺生難 隨舉一面固皆可見系邦之義然必而面則到才
盡得此義知章北近壤上下前後左右而處其中如此為可惡如此則見躬未入而自得與
不自得已極摩之至極列上下前後左右而會其會如此則無惡于志如此亦無惡于人未
山而宜民與不宣民已較量之盡二國于萬人所不協者原一人所不協者得復循之以行
乃千萬念所不擇者究一念所能獲安得不受之以且○負則天下志有萬端理則一致物
格知至者能極理致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而明象年之義公則屈強私則隔膜厚誠
心正者能勝私故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而謀繫年之道謂君子格致誠正而所
以養成此矩以平其心者治國平天下所以推廣此矩以平人心者矩必先方而後能方也
心必自平而後能平人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語助辨此是謹言樂章言繁雅而以良心為己心則其愛為

知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不則是二字書成君子曰不可不愛民如子謂是致非也此之則亦必民愛外又曰凡君子以民心為心實為父母不能別為

天下之民皆南出有臺樂只君子之民之元后而民之父母也夫為人君者必何如而民無怨
於及田斯民哉惟以己之好度民之好乃以民之好為己之好以己之惡度民之惡乃以民
之惡為己之惡此非大譽也也舉凡所好所惡而不遺亦此合下節言系邦在
非名為好台為惡已也移心好之惡之而有是此之謂民之父母國民同好同惡二
字連章取目重看上節已提出所惡留所好半段末說故急從詩理出只以好惡為主詩詞
止是價值非專指討而反重民之父母也 民之所好二句須與前章詳讀且民便言皆欲
難通所好所惡不一事又各不同全要虛心體察出來二之字尤須看眼中自前多處置
在後言上節作之道思乎不能詳悉之也為善惡之上與民未嘗有關係之勢又思乎不能
躬行之也誠躬行之上與民且未見有異同之迹委實君子知千萬人之心則一人之心
則清心以問下民而下無不達之慮又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則推恩以保四海而眾
無不齊之生矣南上此好惡是似用入理財在下且慢說破 此之謂三字是難解平天
下之君是有父母斯民之旨然必如此力不惟其補。合國此言得眾而得國在其中

詩節南山維有巖巖節節其真爾瞻有國豈可以不慎節節焚不儻節節

詩小雅南山有臺家父制國節節然莫視節節其真爾瞻節節

氏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公晉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成十六十
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世說朝建為節節家父所刺

民至爭奪尚得其民乎是故外本內末財固聚於上而爭民施也此言外本內末者之
有民且散於上當若上貴德而財散自然民親愛而心歸耶
人聚有上是故二字頂上奪奪進一步民散民心散也須從財聚上勘出則子方聖事上句
下句帶首

是故厚而出者亦得而人者亦得而財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

入也首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能散不能者之得失也

財者不能備富難曰財散民聚而足民之取者財不終散難曰財聚民散而足民之散者財
不終聚也彼言以悖理而人亦以悖理而散之理貨以悖理而入者下不以悖理而聚之
則此言外本內末者之非不能有其財也不有財安有用是故二字頂上民散久進一步
勤慎入勤巧取橫征暴斂債多為物也其財往往棄廢而散必悖理而散人使非悖理也
而何由得人也且世又往往好聚而惡散故以悖乃善出使非悖也而何由得財也世至吾
情權以封已財然財盡權亦盡且投其健于民以為已收也吾儕附以利民財然民窮亦
窮且違其術于我以為民情也

康詩曰惟命不于常聖前得之謂安矣

女子言言民心此更其寧及後之意深矣

追到天命故曰明言其寧及後之意深矣
也康謹曰惟天之命不於爾乎有常果何道哉蓋以天理有善而無惡天道無善而禍淫能
聚斂則皇天眷祐不能聚斂則天祿永終蓋善乃得而不善即失也謂其欲與民同好惡
皆可支專此其言得失就天命說要領上民心來道字貫兩句善不善兼德與政說慎德
其利乎是德聚斂是政慎德而能聚斂善也內未而不能聚斂不善也慎德慎道字只
宜就德書發傳上文慎德內未俱于來處我足二則字自後忽轉移二字字指天命物且天
命之得失究竟德于人心前說得來則得國失矣則失國此又推上善不善一層故曰謹切
善書是國無以為寶德以為寶善書是國無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專屬王孫國所對考註疏兼不外不內未善是之謂亦有然矣昔楚書王孫國及昭奚
昭奚通事今備載在下解
合下節兩無以為寶皇京內未惟善為寶仁親為寶言不外水○國語王孫國賜于晉定
公德之頌簡于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臣之
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尚相能遍訓典
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譚書之義進履解黃不能實
也初厚秦欲伐楚使者趙楚之齋楚王召昭奚通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于四門之內
發東面之墮二南面之墮于西面之墮一秦使者至昭西也曰君若也請就主是東面之墮

生財之道生者聚也者養也者用也者節也

則生者聚也者養也者用也者節也

固有土有財而足以明足國道在乎聚

可求也自此以至終營一意也

之本亦物力之必然王制之常也

之則一國無開其早謂生之者聚財以食而

位無窮自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元食

之曰於租四之口舉且無作輟也

更宜於食也又必成抄制用入為出無流滯也

舒乎天生家既有以裕所食食愈多無以傷所生

將見於富而足於凶而亦足於常而足於

要而亦足財恒足矣外本內末明為

亦國之富也故也

巧而而之平天下之心

也矣其所謂有正大之道非以私意小智巧為

流是字取生字應能生自能足反則字矣字見即此

財使有限之用是以下常而而上常餘雖國有大事

百姓足而君亦足雖年或大穰而三年九年之蓄

通以經之制有兩利俱存者在焉

其體正大而公平推之丁民其用周流而

財一國之財也言乎其計則備世之計而非一時之計

生財則不至外本內末以聚財夫財不聚於上則散於下

身亦不學其務與也是仁者之公好惡而能聚非如此

言生財大道惟仁者能盡之而不仁者不能也仁者

意下句即前射聚民也意但前段反重

皇之類實之類 然財本天所生而人所欲小人愛財之源遂天地順運故善
至雖民之力竭民 善將生靈性命故善至並字見天人交怨遂患難地竟 善者朱子所
謂如而今始會感 是忽然笑出即善時斥逐放廢的人當時不以為意到該窮事迫乃畏
而用之然既晚矣 既無事之時善者可以有善而當思其不用有事之時善者不忠不
用而當不可有為無和 起于不取廉生于多欲也 蘇國宋無事則小人享其國國家
有事則君子任其勞此必至之勢 數句既窮到求利之害善頭處故求二句即準上而更
言以結之 爾勉利為人欲之私雖無其事尚不可務況有善乎 善為天理之公即無私利
猶身受之况有利乎 此要與上節進一層

有傳之意 稽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 善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 不專利正所以
同好善非其然

有傳之意 稽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 善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 不專利正所以
同好善非其然

凡傳上章前四章論綱領後六章細論條目去其舊章乃明善要第六章乃
誠身之本在初學在學勢為讀書不可以其近而忽也

